



吴金鼎

史海钩沉

吴金鼎和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

□许志杰

1931年，吴金鼎著作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以“国立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七出版。著者在引言中说：“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作者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，蒙李济之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。”当时而言，此书乃是中国人类学家第一本以某地区人的体质为研究特征，以比较完整翔实的人体测量数据，在对比、分析、计算之后得出结论，专业性、实用性、理论性、参考价值都很高的人类学著作，尤其对研究山东人基本特点的认知，具有很强的专业指导作用。当下评估，如此细致、专业的测算工作，使之成为中国人种学扛鼎之作，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出版近百年来，尚无与此媲美的著作问世，尤为值得珍视。

这是一本迟来的，也是被人忽略的人类学著作。

1925年2月，清华研究院成立后，聘请吴宓为筹备处主任，同年6月改为研究院主任。研究院设立初衷，原本打算建立与大学本科相衔接的多科研究院，但因学校经费所限，根据当时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，考虑到国学研究尤为重要，因而先设国学门一科，慢慢地人们对其称呼，便由研究院惯称国学研究院。

研究院国学门网罗顶尖学术大师组建导师团队，著名学者有国学大师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，语言学大师赵元任，号称清华研究院四大教授，以及考古学大师级人物特别讲师李济，面向全国有志国学研究的青年学子招生。入考范围包括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，具有学识及经验的各校教员，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，或对经史小学等具有根基的各地自修人士。报考条件十分宽泛，兼有相当严格的考试程序。

获得第一期国学门研究生入学资格的共有30名，备取两名，正式注册为29人，开学时间是1925年9月。吴金鼎是1926年9月入学的第二期研究生，招考事宜始于1926年3月底，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拟就“本年招生各科命题及阅卷名单”。招生办法和手续与第一届基本相同，但在考生选考的学科方面更为广博繁杂，要求更加严格。列出23个学科，每个学科都有六门指定的必考题。第二届录取新生正取24名，备取2名，入学报到者24名，吴金鼎为其一。另有陆侃如、谢国桢、卫聚贤、王力等，后来成为一方学术大咖的国学大师级同学。吴金鼎入校时，正值留学德国的陈寅恪回国，四大教授加李济特别讲师团队正式组建完毕。

在齐鲁大学文理科本科专修历史及政治学专业的吴金鼎，毕业留校后在社会经济学系担任助教，但对于清华研究院专业攻读方向，吴金鼎选择的是自己更加偏好的中国人种考，因范围所及兼治人类学及考古学，导师为李济。李济虽然没有列入名显位尊的四大教授，但其学习经历与治学资本，是完全可以与四大教授相提并论的。李济毕业于清华学校，到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，之后到哈佛大学研习人类学，分别师从虎藤、施策和狄克森三位导师，涉猎体质人类学、考古学、人种学，于1923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，这是第一位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。

李济在研究院开设的第一门课程就是中国人种考，后开设人文学，又为吴金鼎入学的第二届研究生开设了普通人类学和人体测验。在当时的研究院，学生选定的专题研究科目，以名气更盛的王国维、梁启超指导范围的居多，陈寅恪、赵元任和李济指导的论题相对小众，且资料难觅，不易下手，因而真正敢于下手研究这三位导师所指导专题的不过几人。吴金鼎是李济门下专题研究中国人种考的唯一学生。清华研究院开设四年，跟着李济读人类学、考古学的学生不过三五人，除吴金鼎外，还有徐中舒、吴其昌、余永梁、朱芳圃等，不过他们都是兼职，真正在日后的事业发展上一直坚持研究人类学、考古学尤其田野考古的就吴金鼎一人。因而流传甚

广的一则故事是，清华研究院四届毕业生，李济只重点指导了一个半学生，一个吴金鼎、半个徐中舒。半个徐中舒是如何产生的，原因是他在校时报告的研究专题是跟随李济学习人类考古学，毕业时的论文题目是《殷周民族考》和《徐庵淮夷群舒考》，主要的指导老师是王国维，李济只是开始时挂了个名而已。

如此说来，依吴金鼎只在清华研究院就学半年，而且拿到毕业证是在1930年完成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之后，他至多算是李济的三分之二个学生。1927年6月1日，清华研究院举行第二届毕业典礼。本届毕业生完成了各自选定的专门研究课题，其成绩经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四位教授的审阅，提请教务会议审查。审查合格者有陆侃如、谢国桢、卫聚贤、王力等30人，均颁发毕业证书。吴金鼎因为没有完成论文写作，被准许待成绩补齐后予以毕业，这个需要补齐的成绩就是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。

吴金鼎在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第一章引言中，简要讲述了本书的起始与成书过程。1927年春，吴金鼎因为各种原因从清华研究院肄业，回到母校齐鲁大学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。在清华研究院，吴金鼎跟随李济学习人体测验的方法，同时为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，在助教王以中的帮助下，用一个月的时间在清华学校对68人进行测验。这是吴金鼎对于人体测验工作的第一次尝试。正好到了放寒假之时，吴金鼎已经做好了放弃清华研究院学习的准备，把所有行李运回济南，回母校继续任教。李济听说后给予劝留，但吴金鼎决心笃定，“济之先生慨允以仪器借予，俾得带回山东作长期之测验，以完我未成之工作，所期望者尚远且大也。”

至于吴金鼎为什么放弃清华研究院的学习，说法不一。李济也知道自己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去亲自指导吴金鼎的研究工作，就把人体测验用的仪器直接让吴金鼎带回济南，在工作中完成研究科目。吴金鼎回到齐鲁大学之后，教学工作非常繁忙，“逐日疲于校课”，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开展人体测验和研究。好在大学是有几个长短不齐的假期，吴金鼎就利用假期，并在妻子王介忱的帮助下，利用学校来自各地学生这一优势进行有针对性的测验。从1927年秋到1929年冬，将近两年半的时间，共对291人进行科学测量与统计。恰在工作接近尾声时，李济来信询问吴金鼎进展状况和所获成绩。吴金鼎把所有资料，经过核算整理后草成“山东人体之特质”一文，寄给了导师，李济看后非常满意，“极蒙嘉许”。

李济之所以在1929年冬给吴金鼎写信问及研究课题人体测验进度，一是放心不下学生的学业，重要的是清华研究院已于当年7月关门，李济本人已经离开研究院到“中研院”史语所考古组任组长，如果再不及时补交研究论文，吴金鼎就有可能永远拿不到研究院毕业证明了。看了吴金鼎的“山东人体之特质”初稿，李济很满意，给予学业通过，并交给已经改称清华大学的教务人员，这便是后来“吴金鼎待成绩补齐后，亦给予了毕业”说法的根据。在清华研究院半年时间，吴金鼎跟随导师的时间的确不多，但还是拿出了令李济满意的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，既是对导师培养与希冀的回报，更是吴金鼎执着、坚韧性格的体现。也是替导师完成了立志去做却未能做成的志业——1924年李济赴湖北调查民众体质，1925年8月在北京中国科学社第十次年会上作《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》，却未能成书。

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出版时间在1930年之后。当年春，在老师李济的召唤下，酷爱田野考古的吴金鼎离开母校，加盟“史语所”考古组任助理员，从此走上田野考古这条艰辛之路。在与导师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吴金鼎得到更多提携与教诲，李济希望学生能够在田野考古的同时，对“山东人体之特质”进行修改、补充、润色，待时机成熟后正式出版。吴金鼎牢记导师的嘱托，在安阳殷墟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极其困难的条件下，对原稿重新进行计算和润色，翌年完成，并在导师的推荐下以“中研院”史语所单刊之名出版发行。

吴金鼎认为，本书的写作目的，即如标题在于考究山东人的体质，换句话说，山东人体质之所以与其他地区、省份有差异的数据，在本书中得以表述。采用的方法就是比较研究法，以山东人体与全国人体比较，从而得出山东人的基本平均特质。然后再以山东境内不同地域人体加以比照，得出山东境内各区域人的不同体质。区域差异得出结论，又以区域为单位进行再核算，以求出构成山东人体特质的少数个体，本书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。

依据书中表述，当时山东省有107个县，人口达三千多万，应该是人口大省了。因为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一书专业性极强，一般读者无力从吴金鼎的著作中读出更多有效信息。如果能有人类学专业人士加以解读，就可能为近百年来山东人体质变化提供更多的一手数据，验证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的科学性和适用性。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出版以来，一直未能得到广泛认知和传播，以至于众人仅知吴金鼎是一位田野考古学家，却湮灭了吴金鼎这样一位国内为数不多的人类学家的贡献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戚城与戚夫人

□杨建东

戚是姓氏，也是地名。说到戚，就让人想到汉高祖刘邦的爱姬戚夫人（史籍称戚夫人或戚姬）。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，戚夫人被狠毒的吕后做成人彘，10岁的儿子刘如意也被吕后用毒药斩草除根。后人同情戚夫人的惨死，便以建筑物或地名寄托对戚夫人的怜悯，山东微山、汶上、定陶，江苏睢宁，安徽泗县，陕西咸阳、汉中，浙江海宁等地都有戚姬庙、戚姬墓、戚姬冢、戚姬村，民间奉她为厕神、戚姑、桂花花神。

微山县西北部原有一座土城，始建于秦末，汉初完善，称戚城，是广戚县（亦称戚县）县城，城内有戚姬庙、梳妆台，为纪念戚夫人而建。现在还有戚城社区、戚城街、戚城村、戚堌堆、戚城遗址和戚城汉墓群。

这座戚城是黄土砌筑，层层夯土，土中杂有陶片、残瓦，呈不规则长方形，东西长2.5里、南北长1.5里，墙体厚20米，上世纪60年代残存高度还有十余米，东墙于清末民初时被挖掉建成民房。明代隆庆年间开挖京杭大运河新河道时绕着城墙西、南墙转弯而过。清代漕运繁盛，南墙被挖掉一段建了河岸商铺，南城门为砖石结构，拱形门，上有城楼，为明代重修。北墙、西墙现在仍有300余米的西城墙基当作运河东堤，是古老戚城幸存的历史见证。由于县城修路和几个村子烧砖取土，这座历经两千余年风霜雨雪和装满历史故事的土城被夷平。城北的护城河尚未完全湮灭，还有一段闲置洼地。

戚城是秦汉广戚县县城，属沛郡，汉武帝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8年）封刘将为广戚侯，汉成帝河平三年（公元前26年）封刘勋为广戚侯，刘勋死后其子刘显继位。东汉时，广戚县属彭城国，三国魏时属沛国，晋属彭城郡，北魏撤广戚县并入留县，清初，戚城地面由沛县划归滕县。新中国成立后划归薛城县，1953年划归微山县，县政府就在古城内的明清泇河厅办公。

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记载秦二世二年（公元前208年）刘邦在薛县攻打秦泗水郡，郡守逃至广戚县被刘邦部下擒杀。东汉末初平二年（191年）黄巾军屯扎广戚城，曹操遣于禁进攻广戚城的黄巾军。清顺治年间，进士、工部分司主事顾大申在城内办公4年，闲暇时登上城墙瞻仰戚姬庙，写了五言长诗感叹戚夫人母子被吕太后残害。从诗中可以看出，清代初年戚城尚完整，虽然土城不是县城了，但仍能保护城内管理漕运的办公机构、古建筑、商铺和居民的安全，明清时当地政府也出资修缮城门并更换城门石匾。从汉初到南北朝，土城为广戚县城时常常被史书记载，南北朝撤县之后，史籍就鲜有提及。

现在的状况是，土城西部有300余米的城基作为运河东堤，城内地面全是单位、学校、民居。建房建楼时挖出的土中尽是汉代陶罐、陶豆盘、陶缶、陶盆、陶瓷瓮、陶瓦残器，还有许多水井由陶井圈一节一节叠砌而成，井圈直径80厘米，每节高30厘米—40厘米，井中皆有古人汲水时掉落的陶罐。热爱文史的潘正伦老人生前收集了大量戚城的残陶器，于2000年送交文物管理所。笔者退休前做考古工作，1986年在北城墙以北500米处发现汉墓区，有西汉初年的空心砖墓、王莽年间的土坑墓和东汉时期的砖室墓，出土陶器、玉器、铜器、铁器和钱币，皆是戚城内居民死后葬在城外的。

戚城仿佛一部史书，最有分量、最出彩的章节是和汉高祖刘邦有关的。秦末时微山湖还没有形成，广戚县西与沛县接壤，刘邦任泗水亭亭长，负责治安，常在戚西沛东巡查捕盗。后来刘邦成为西汉开国皇帝，这一带也成了帝王之乡，因此人们对刘邦、戚夫人的逸事渲染润色、津津乐道。史料也记载了刘邦在戚城的活动，却没有记载戚夫人在戚城的踪迹，这或许是因为史书只辑录历史重大事实，省略了某个姬妾的琐碎细节。但戚夫人很可能在戚城逗留过，戚城内有个高台称梳妆台，传说台上曾有建筑是戚夫人的居室。

这一带传说广戚县是戚夫人的封地，传说与历史不符，这可能是因为自古至今人们都愿把著名人物往自己家乡拉，因此隋唐时就有关于戚夫人的民间传说。1997年，微山县北12里古薛河清淤工程中，出土了6块隋唐碑及一批佛教石刻，其中一块唐开元二十五年石碑刻着薛河岸上伽蓝寺所处的地理环境，其中有几句话“左连奚公之庙，右接九曲薛水，右接沛城，左接泗亭之室，前臻广戚，叹美女……”意为东有奚公庙，西接沛县沛公庙，南面不远是广戚城，戚夫人惨死，遗迹尚存。说明隋唐之前人们就把戚城与戚夫人联系起来纪念她。

投稿邮箱：qlwbrwq@163.com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